

水心集

冊四

水心文集卷之十二

序

送劉茂實序

劉茂實爲知奉新縣事某序送之曰昔之立法者以職官令錄近於民非舉
材不得爲之最重者改官而知大縣奏上天子臨前侍郎讀臚句傳而命之謂
之再及第繇是脫吏部而登朝廷矣蓋其厚以一縣爲寄而超尊之非恤士夫
夫而苟榮其身也及其久也循習而例不明以爲凡仕者必關陞必改官此上
所設以待人之求而其進取條目之限當如此也自改官至外員郎有祿以傳
其子所以備一身之事爾故其旣得改官也反以爲格法之咎曰何必使我爲
知縣而厭苦之至常避免而不得則勉強而後受旣至如不能脫未有樂而久
居者也皆務爲苟且之政雖欲無大闕敗然積百數十歲以一意相承而功化
之陵夷甚矣嗚呼以不樂爲知縣之人改其所願之官其必至是歟然余見今
之論者真以縣爲難治位卑責重不可以自爲又以不自爲者爲罪也亦未盡

力而已秦漢以下顧何容有易治之縣耶獨未知三代何如耳曹滕邾莒有南面之尊未嘗得自行其志雖孔子之門人冉求仲由之果藝又未嘗不以宰邑爲難然則縣之難治亦非獨今世也其要使爲國者盡去煩密之法無破產之役無雜名之斂一出於簡古而不以所難責吏則庶幾公私之論可一而民可善治矣不然則或幸而得仁厚通敏之才不以改官爲身計而能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然後可望以一縣之善治也不其難歟茂實材厚通敏順物險易其居自勉以道義之重而爲朋友之所望者當何如況一改官之利哉所謂幸而得之者也故於其行也歷道古今之變以告之不獨慶奉新之人將蒙其澤而茂實之功名亦可少見矣淳熙九年八月日序

石菴藏書目序

石菴書若干卷承奉郎蔡君瑞藏之始蔡君之伯父曰居士葬母因其地爲廬居紹興十九年大旱饑穀石五千二百足錢居士將以所餘穀散之而患無名時菴傍有石冒土而奮如蟠根叢萌欲發而尚鬱者遂爲萬夫傭使出之高二

丈廣可三之石溫潤如玉質故名石菴云蔡君念族人多貧不盡能學始買書
寘石菴增其屋爲便房願讀者處焉買田百畝助之食嗚呼蔡君可謂能教矣
富者知損其贏以益市書與田而收卹其族人則無富之過貧者隨聰明之小
大以書自業而不苟恃衣食則無貧之患教成義立而族多材賢則玉石之祥
其遂酬乎君之從孫武學諭鎬與余同寮以請而序之淳熙十五年三月日

東溪先生集序

君名伯熊字元朝姓劉氏居簡東溪號東溪先生始冠有榮人楊先生愛其賦
誨之曰無爲俗學君謝閉戶焚昔藁東注解讀經必自識然後縱觀他書如是
餘十年復見楊先生曰可也吾畏子矣君高遠獨出無拘留泥滓間意學已成
謂當直施用不曲步捷行以漸巧取之論說必窮盡欲砭時陋扶世壞文不爲
扶疎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也故不得志於科舉至轉富入貧本業微
析終不動一以溪山雲月爲家宅筆墨簡策爲性情常覃研竟日夜曰孔顏不
如是乎紹熙五年君之無服弟起居郎德修學於君者也時鎮夔門君來視之

會起居召入因請與東下邀西湖上賦詩徘徊歎曰古人雖閑客用卽帝王師若余空疎何爲者哉慶元元年還至南徐州病甚腰膂不能據身脈乍有乍無神將離形猶峭絕凜立諄諄皆仁義語嗚呼使君老不酬又萬里外死浮柩以歸人爲君傷之君不自傷者命耶性耶德之上下不倫學之高深無窮余觀子貢爲衛將軍語弟子行而孔子笑曰汝次爲人矣爲言夷齊趙武士會老萊子羊舌大夫等皆洙泗以前人也士不景行古人積實彌長而夸近以足己難哉余晚見君不及反復其議論以所聞於德修讀其書可以考焉六月日

沈子壽文集序

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紓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千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不爲奇險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珍殼足飲饗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趨空寂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銷愠忘憂心舒意閑而自以爲

有得於斯文也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貫而橫陳逸驚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者也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短好自矜耀挈其所能莫與爲比而視他人顧若無有夫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以此賈怨宜其窮於世矣今子壽專自降抑未嘗以色辭忤物爲前輩悒然務出諸生後己之所工反求中焉此固人情之所赴富貴之所歸召叢譽而化積毀之常道也然且落落饗譽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爲華以學爲質容而不爲利謙而不爲福宮庭環堵膏梁藜藿晏然沖守不可榮辱此子壽所以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蓋未言焉

陰陽精義序

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爲友景元材豪然鄭公愛伯起質醇以爲近道自有聞見及得意於簡編多以語伯起鄭氏園住城南甚陋景元侍兄晨出料檢花藥過伯起羣在語連日夜招芥原韭燎塘鱗而畱之曰羹芼如是足矣鄭公不登禁從死景元老爲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漠漠晚進遇之瞠目

戛如也酷嗜地理說山如啖芻浮海葬妻大芙蓉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川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糗行繩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始陳公君舉欲爲伯起序其書不果嗚呼伯起不惡伎俛然欲以此書自名誠知之審歟余特載其師友源流用爲書首

粹裘集序

粹裘集十卷金華杜旛爲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學之博矣論辨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篤矣秦漢以前士自爲家造智設巧意出準量立表極以號於世而已心術取捨之謬方將求折諸其人固未知自有所折也至後世折衷之學始大盛士因古人之已成者論之知所統壹足以致用不必自爲家焉然非其譴然出於科舉場屋之外詳考而深思者不能也旛以此未信於今人而不知此旛之所以有得于古人也因題其末

龍川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三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若干卷以授余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絲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于世乎天乎余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矣同甫旣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余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紀年備遺序

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爲三宅小道雜出不可勝數殫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以成德而人材壞矣王通二司馬緝遺緒綜世變使君臣德合以起治道其麤細廣略不同而問學統紀之辨不可雜也平陽朱黼因通鑒稽古錄章別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爲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讐明恥責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爲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簡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芟理蕪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爲辯不以意爲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曲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寡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況馬鄭王肅之倫哉故余于此書竊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

之將至者幾是歟黼字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遂爲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然則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於此書求之可也

丁少詹文集序

丁少詹死子幼家無相人憂其且不立既而自溫嶺鴈蕩來者累累言其庭宇甚除疆畎甚修賓祭敬恭僮客趨和盡如少詹在時余極歎異此不特其子能危慮夙成自樹不墮亦繇少詹裕家之法素定有以遵執而然也今又續其遺集以來凡碎篇零簡收拾皆在念少詹平昔益以愴然夫衣食逸則知教被服深則近雅若因以追先志續成其業庶幾乎至其文辭則余於銘墓論之矣故不重評焉

巽巖集序

李氏續通鑒春秋之後財有此書此言非歟自史法壞譜牒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鑒雖幸復古然繇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于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隨卷較然夫孔子所以正時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鑒爲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財有此書信之所聚也雖然公終不敢自成書第使至約出于至詳至簡成於至繁以待後人而已學者奚不於此取衷哉余少則習長編恨公他文未能得會與公子參知政事璧湖北帥臺善臺至金陵以公集示余因屬爲序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爲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嶽靜也高者自能餘則勉而効之矣雖然此韓愈所謂下逮莊騷其上無是也觀公大篇詳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黼琢鏤

以媚俗爲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古文墜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焉固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于世天下傳以繼蘇氏公諱灝字仁甫立朝有大節屢進輒自引去晚爲雜學士專史事天子方倚以政不幸卒矣

平陽會書序

玉山汪子駟知平陽守法以便民不奪所見不屈所行慎刑簡役旣去而民思之思之尤者曰能爲民推核其賦之當輸銖合必實色第目別多寡貧富不妄贏縮板以付之使自至民不求吏官不失賦又爲之建置所利縱捨所患始終汲汲以民爲家至于學宮縣舍皆新治焉不獨有是心亦其力能行之也一縣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必有寬也有正義也有寬仁也未有不繇仁義而能使民思之者也觀是書者可以知其志矣

黃子耕文集序

豫章黃子耕少所樹立便入高人勝士之目不獨倚先世爲重也詩文似太史有洪州九詞五溪十談興指予奪之微追古人而過今人矣出守天台一錢細碎皆籍之條目建置爲窮人衣食居處計輒費數百千萬人但言其能憂民如家不知其家事乃落拓不理未嘗自憂也余每嘆學者各具材品惟識趣爲最難子耕雖以惠利德於一州然異日去此必將有時而盡不若刻二書巾山之上使讀之者識趣增長後生及知古人源流教思無窮視今惠利何翅千百客其以予言告子耕幸勿自嫌也

周會卿詩序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窟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零落十數紙恨蚤失怙收次不多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桃李能限斷哉

觀潮閣詩序

趙君旣成觀潮閣徧索閣上舊詩刻之恨其遺落不盡存也余觀自昔固有因一題一詠之工而其地與物遂得以名於後矣若是者何俟多求而勢亦不能多至於閱世次序廢興驗物情懷土俗必待衆作粲然並著而後可以考見則其不盡存者誠可惜云

謝景思集序

謝希孟示余大父藥寮叢藁二十卷崇觀後文字散壞相矜以浮肆爲險膚無據之辭苟以蕩心意移耳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謝公尙童子脫卯髦游太學俊筆湧出排迮老蒼而不能受俗學熏染自漢魏根柢齊梁波流上溯經訓旁涉傳記門樞戶鑰庭旅陞列撥棄組繡考擊金石洗削纖巧完補大樸其藥園小畫記蓋謝靈運山居之約言志潔而稱物芳無憂憤不堪之情也公諱伋字景思上蔡人艱難時往來青城毀容敗服實佐其父奉傳國璽走宋州高宗知之自用爲祠曹郎兼太常少卿垂賜第掌誥命矣會有秦氏之厄擯落二十年始稍外遷而公死嗟夫窮達長短不足云也王筠言未有七葉爵位相繼人人

有集如吾門者按筠雖粗有文而王氏七葉無以文名世者王僧虔誠子姪書可見也安得因簪笏不墜便欲文字並稱乎然亦恨其集不傳無以驗工拙今公藁藏已久懼遂淪墮使真能文者不見信于後此希孟之責也

覆瓿集序

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輩流而已未鉅怪也來姑蘇葑門出老翁賦續通鑒論始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尾鬚不掉而行流無疆累駿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晉曹陸江左顏任唐陳李宋黃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疑而未忍言至錢塘仙林復出土風論則疑愈甚自爾子長歲必一再過余間或見他文必爲之歎歎息然猶未忍言也及余往長沙而子長死未忍言者終不言矣悲夫悲夫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絕世筆墨而區區名第乃不與常人比故多怒譏誠然哉子長自護若處女常藿食水飲欲利不掛絲髮奚取奚慕而以是動其心殆見事太明量人太盡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析微深刺肺髓渠不開其智洞前燭後瞭至日月渠不新其學長鋪廣引浩絕

河漢渠不起其辨規賢矩聖皎逾雪霜渠不範其廉其有益於世固多矣又曹
陸以下不能擬其藩也

徐斯遠文集序

斯遠盡平生文纔二十餘首首輒精善疑其親自料揀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
墨輕重以十一斂藏千百雖鋪寫縱放亦無怠惰剝落之態逆流陡起體勢各
成殆非料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壑咫尺千里操捨自命不限常律慶
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
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
求曾不如脰鳴吻決出豪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
於唐而有獲焉曷若斯遠淹玩衆作凌暴偃蹇情瘦而意潤貌枯而神澤既能
下陋唐人方于宗派斯又過之斯遠有物外不移之好負山林沉痼之疾而師
友問學小心抑畏異方名聞之士未嘗不遐嘆長想千里而同席也初渡江時
上饒號稱賢俊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下晉會稽焉風流幾泯論議將絕斯遠

與趙昌父韓仲止扶植遺緒固窮一節難合而易忤視榮利如土梗以文達志爲後生法凡此皆強于善者之所宜知也

松廬集序

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末只一意貫括刻礫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特非常情可測繇文人家並論則劉向所謂太史公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也雖子美無詩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巧拙分節奏如此篇者自爲少爾今翁常之諸詩實頗似之然常之與余論詩乃未嘗及此豈其平生得法處偶合故耶常之每言下句當如秤星船行縱畫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風騷之壇所厭服多矣吟味者自知之

黃文叔詩說序

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爲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扣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四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旣歿始得其詩說三十